

而珍重了以爲，謝蓋知然，竟不疑心服罪：

毒藥傾瀉，寒熱中寒而更甚。」

燭出煤烟凶惡，毒長萬萬不可以由。升靈解毒，善敘善說

向遇愛重，更恐恐味爲了滿且自以的致者，如好

如的，必百十想不若之說。身福得是是是也

五患難



談鴛掘摩的惡因緣

可華的人，又朝去燒出，百十想非若不善若？」

貧賤的人必百空空而野獨善長歸，誰能出本罪；或越而百

十想非若不善若？」

寒命中的的人，誰能出本罪；然則中的的人，誰能出本罪；百

想非若不善若？」

在「雜阿含經」中，有一部「鴛掘摩經」，這是一部小乘思想經典中，獨具大乘思想最爲濃厚的經典。這部經共有三位譯者，第一位是西晉月氏國三藏法師竺法護，他的譯筆比較艱澀，讀起來很不順暢。第二位是西晉沙門法炬，他的譯筆就較淺顯而流暢一些。但這兩位譯的經都很簡短，不但沒有將鴛掘摩羅的整個故事作有系統的介紹，運該經主要的大乘思想，也畧而不談。第三位譯者是宋代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。這位三藏法師是由海路到廣州，宋太祖將他迎入京都，予以禮待。先後曾住過祇洹寺，荊州奉寺等處，他的中文造詣頗深，來華以後從事譯經事業，曾先後譯出勝鬘經，楞伽經，無憂王經及雜阿含經中的一些經典，「鴛掘摩羅經」即是其中之一。在所譯的這部經內，求那跋陀羅的譯筆既淺顯，又流暢，而且巨細無遺地將大乘思想發揚了出來，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。所以就以求那跋陀羅所譯的「鴛掘摩羅經」爲底本，其他二譯爲參考，來談一談「鴛掘摩經」中的大乘思想。

。

千，必百人謝靈賦附了。不嚴嚴百一善好嚴必百善好嚴必

具其的代堂又入室而榮于了，利目前而如始日可既爲首領業

「必最一謝百善好嚴必的人，亦好與相學的語日如問密了，

。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凡三國

一、談鴛掘摩的逆因緣

「鴛掘摩」的身世，竺法護所譯的「鴛掘摩經」所介紹的比較詳細。據說在舍衛城中住有一位梵志，他對婆羅門的經典非常精到，凡有疑難去請問者，有問必答，講經說法，暢通無碍，所以市井百姓，對他莫不敬仰，就是國老，也還要去請教他，一般的知識份子，當然更是趨之若鶩。所以門徒很多，達五百人以上。

在這些弟子中有位首座弟子，名叫鴛掘摩，他儀表堂堂，體形高大，而且非常剛強英猛，力大無窮，身手敏捷。他能以手接住飛來的箭簇，與馬競跑的時候，跑得比馬還快。除了體能優秀之外，他的智慧也很高，聰明而又有很好的辯才。雖然他有這麼多優點，可是却無驕傲之氣，反而性情溫和，風度幽雅，神情安祥，處事練達，因爲他有這麼多優越的條件，所以被他的老師名

叫摩尼跋陀羅梵志所嘉許。這位梵志有位很美麗的妻子，但生性姪蕩，她對鴛掘摩早存緋緋之想。

有一天，她趁丈夫梵志摩尼跋陀羅外出的時候，就去到鴛掘摩的住處，對鴛掘摩說：

「我看你的儀表，有堂堂大丈夫之氣，我兩的年齡也差不多，應該把握青春，同歡所樂，你同意嗎？」

鴛掘摩聽了，心裡很是慌張，一身的毛髮都害怕得豎了起來，他雙膝跪在地上，向師母說：

「師母就是我母，師父就是我父，承蒙師父教誨我，師母剛才所說的，弟子萬萬不敢，因為這是非法之事。」

那位師母聽了說：

「飢餓中的人施飯給他吃；口渴中的人，施水給他喝，有什麼非法不非法？」

寒冷中的人，施衣給他穿；熱悶中的人，施給他清涼，有什麼非法不非法？」

貧窮的人沒有衣穿而裸露着身體，施給他衣服；危險而有厄難的人，及時去救他，有什麼非法不非法？」

鴛掘摩聽了說：

「當一個人在患難急困的時候，予以濟助，以救他的貧困，這當然是合法的，沒有什麼不法之處。但師母就是我的母親，是師父一向所愛重，現在你却爲了滿足自己的姪欲，叫我做出欺師的行爲，這是萬萬不可以的。作這種事，等於毒蛇毒蠍附體，我將中毒而喪身。」

師母聽了以後，惱羞成怒，發下狠心地說：

「你對我如此絕情，不順從我的意思。你如果堅持不從的話，我要斷送你的性命，不許你與其他的女人結婚。」

說完以後，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將身上的衣服撕破，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身體，裝扮成被人強暴過的樣子。當她聽到丈夫正要進門的時候，手內拿了一根繩子，假裝着上吊自盡。可是雙足却仍站在地面。

這時候丈夫梵志摩尼跋陀羅進得門來，見妻子正懸樑自縊，雙腳並沒有離開地面，就以腰間所佩的劍，割斷了妻子脖子上的繩子，將妻子放了下來，看見妻子那種被強暴過的樣子，非常生氣，高聲大叫地問妻子：

「是誰做的事，你快說。」

妻子看丈夫如此暴跳如雷，正中奸計，就哭喪着臉說：

「就是你非常器重贊歎聰慧的弟子鴛掘摩，我是一個溫柔、貞潔的人，平時謹守婦道。當你剛外出不在家的時候，他就進來肆無忌憚地做出忤逆不道的事來，我堅不順從他，但他孔武有力，以致被他凌辱，將我摧殘成這個樣子，爲了保住我的貞潔，所以想懸樑自盡算了。」

師父摩尼跋陀羅聽說是鴛掘摩做的事，心內非常惱怒，很想要親手去懲罰他，痛打姪暴之徒。但是退一步想想，鴛掘摩孔武有力，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對手，制伏他不了，不如用其他的手段，來借刀殺人，於是就叫鴛掘摩來，不露聲色地對他說：

「你是一個有智慧聰敏的人，在我處所學的都已很周密了，是我的升堂又入室的弟子了，你目前的成就已可列爲首席弟子，沒有人能強過你了。不過還有一藝我還沒有傳授給你。」

鳶掘摩聽了說：

「師父還有什麼技藝沒有傳給我，請快點告訴我吧？」

師父說：

「你想要很快地完成這一技藝，就要手執利劍，於明天早晨，去到四衢大道之上，親手殺死一百個人，並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取下一個指頭，作為頭上的飾物，到中午的時候，要滿一百個指頭，成爲一頂指鬘，你如果完成了這一頂指鬘，那末你的道藝就完成了。」

說完，就將自己的利劍交給了鳶掘摩。鳶掘摩將師父的劍接到手以後，非常驚愕而且疑懼，心內非常愁惑，他在想：「如果違背師教，就不是一個有孝的弟子，若順師教而去執行，這不但有違天理而且將陷身法網不容。」在矛盾的心理下，又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淨修梵行，是梵志法；孝養父母，是梵志法；修行一切善業，是梵志法；不行邪惡而歸入正行，是梵志法；柔和仁慈施惠，是梵志法；弘揚慈悲，弘慈四等，是梵志法；得五神通，是梵志法，趨上梵天，是梵志法。但是而今要去行暴行，殺伐衆生，是非法失理的行爲，這不是梵志法。這真使人躊躇懊惱，當如何是好呢？」

當他心志紛亂的狀況下，就信步走到了通衢大道之上，這時，他內心充滿了悲憤而又錯亂，他的精神快要崩潰了，以致瞋恚之火從心而生，他舉目四顧遠眺，看見滿街所行的，都是有如鬼獅子、虎狼之輩，在街上跳騰馳踊，形色可畏地從四方八面湧到城內來。他看了非常氣憤，就拿起手中的利劍亂斬，每殺一人，就取下一指插在頭巾上。街上的人驚嚇得四處奔跑。淒慘的叫喊

聲充天。有的人跑去王宮，請求國王派兵去逮捕那瘋狂殺人的鳶掘摩。

那時候，有佛弟子沙門在城中乞食，看見許多人奔跑，有人告訴乞食的比丘們說：

「前面有殺人狂，非常恐怖，你們趕快離開吧！」

比丘們乞到了飯食，回到了祇樹給孤獨園，吃過了飯就去到佛陀處所，稟告佛陀說：

「我們看見了許多民衆，跑到王宮門口，向衛兵報告有殺人狂出現，請國王率兵去逮捕，爲民除害。那個殺人狂，每殺一人，取下一個手指插在頭巾上，現在他的頭巾插滿了死人的手指，已成一頂指鬘了。他現在還在大街上殺人，路口已沒有什麼行人了。」

佛陀聽了比丘們的稟告，就說：

「好了，你們不要說了，我去救脫他們。」

於是，佛陀從禪座上站了起來，依比丘們所說的地方行去。在路口碰到了牧牛的人，駕車的人，挑東西的人，種田的佃農等等民衆，大家都勸告佛陀說：

「大聖！你不要由這條路前進了，前面有一個逆賊，拿着利劍，在大街上殺人，已被殺的人，倒滿一地，所以必須換一條道路前進，你一個人獨去，沒有人護衛，是很危險的。」

佛陀告訴他們：

「即使三界都充滿了這樣的兇寇，我也不會退後一步，何況只有一賊呢？」

這個時候，已近午餐的時候了，鴛掘摩的母親因早年喪夫，只生下他一個兒子，所以非常鍾愛，久不見兒子回家吃午飯，恐怕兒子肚子飢餓，就提着食物去找兒子，可是鴛掘摩只殺了九十九人，還欠一個人的指頭才滿師父說的一百人的指鬘，那時路上已沒有人可殺了。如果太陽一偏西而不殺滿一百人，道業就不能成就了，當他正在着急的時候，看見自己的母親走來，就要殺母來充數。

這時候，佛陀在隱處看見鴛掘摩面露兇相，手執利劍，正向他的母親處逼近。佛陀想：如果鴛掘摩殺害他母親而不及時中止的話，就犯下了殺母的大罪，就罪不可赦了。佛陀以極快的跑步，站在鴛掘摩的前面不遠處，那時，鴛掘摩看見佛陀出現了，就放棄殺母而要殺佛了。他就以獅子跑步一樣迅速地跑向佛陀之處跑去，他一面跑一面心內在想：「十人百人見我快速的奔馳，沒有一個人敢擋得住，逃得了，何況是這麼一個獨身而來的沙門呢？現在我決定取他的性命。」

念着念着，他手握利劍，向佛陀處奔去，可是無論自己用多少力氣奔跑，都近不了佛身，他心內又在想：「奇怪，我過去跳渡江河，解除細綁身上的繩索，投擲刀槍，都非常勇猛，沒有一個人能與我匹敵，重關困塞都阻擋不了我，這個沙門只見他走路並不快，為什麼我用盡力量都走不近他呢？」鴛掘摩跑得精疲力竭，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，雖然如此，仍舊窮追不捨。最後他實在跑不動了，就放開喉嚨，叫佛陀停住下來。

以上這段散文，是描寫鴛掘摩的身世，這段散文中，有二個重點值得佛弟子們警惕：

第一、說明女色的可怕：女人是很姪亂的，她姪心一動，則不顧一切，非達到目的即不肯罷休，當她選定了目標的時候，就下定決心要佔為己有，如果得不到的，也絕不容許讓別人得到，

這就是女色最可怕的地方。

龍樹菩薩在「大智度論」中曾說：

「於諸衰中，女衰最重，刀火、雷電、霹靂、怨家、毒蛇之屬，猶可暫近，女人慳妬、瞋諂、妖穢、鬥諍、貪嫉，不可親近，何以故？女子小人，心智淺薄，唯欲是視，不觀富貴、智德、名聞，專行欲惡，破人善報，桎梏、枷鎖、閉繫、囹圄，雖曰難解，是猶易開，女鎖繫人，染固根深，無智沒之，難可得脫，象病之中，女病最重。」

以龍樹菩薩的是段話，用來印証梵志摩尼跋陀羅的妻子，可說描寫得非常真切。鴛掘摩本來是一位儀表堂堂的正人君子，是位一心向道的模範青年，只因為師母的姪穢，因而使他落入殺人狂的陷阱之中。所以女人非常可怕的，一個正信的佛弟子不可不防於女人。

第二、就是邪教的可怕：婆羅門的梵志，本來也都是修清淨梵行的，也就是修清白的善行的，因為梵志修行的最大目的，就是來世能往生梵天，享受欲樂。而往生梵天的第一要件就是要成就善業。善業的成就就是要修善行，所以婆羅門的梵志，都是教弟子修清白的善行，絕對沒有教弟子去行殺人的惡行的。摩尼跋陀羅梵志，因為受了愛妻的謊言欺騙，誣陷自己鍾愛的入室弟子鴛掘摩，竟喪失理智，放棄正行之教，教以殺人的邪行。鴛掘摩乘於尊師重道的愚孝，竟然遵師之命而殺人，甚至連自己的母親及大聖佛陀，也企圖殺害，以滿殺一百人，取一百指，裝飾指冠華鬘，以成就道行。由此可見，邪教、邪說是多麼的可怕。一個本來宣揚修清白正行的梵志，在昏庸無智的衝動下，竟教入室弟子去殺人行惡。這種師道在佛教中是找不到先例的，所以佛教是正信的宗教，由此也可以證明。

由鴛掘摩身世的故事中，佛弟子應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，那就是選擇明師的重要。如佛陀在「雜阿含經」卷六第十三經中說：

「諸比丘！欲斷五受陰者，當求大師，何等爲五，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欲斷此五受陰，當求大師。」

什麼樣的大善知識才算得上是位「大師」呢？佛陀說：

「教誡者、勝教誡者、順次教誡者、通者、廣通者、圓通者、導者、廣導者、究竟導者；說者、廣說者、順次說者；正者、伴者、真知識者、親者、愍者、悲者、崇義者、安慰者、崇樂者、崇觸者、崇安慰者、欲者、精進者、方便者、勤者、勇猛者、困者、強者、堪能者、專者、心不退者、堅執持者、常習者、不放逸者、和合者、思量者、憶念者、覺者、知者、明者、慧者、受者、思惟者、力者、覺分者、道分者、止者、觀者、念身者、正憶念者。」

凡具有以上修持的大善知識，都是可求的大師，親近這樣的大師，所受之教才是正教，而不會有邪教。所以選擇明師來親近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需要智慧的選擇。如鴛掘摩當初就是選擇皈依師時，缺少智慧，以致落爲殺人、殺母、殺佛的重罪之中。

以上就是鴛掘摩所遇到的惡因緣，每一個人都可能遇到惡因緣，但當惡因緣臨身的時候，佛弟子必須要靜觀惡緣法者，是空法，不可執以爲真，只要不執，惡因緣即不足以爲害。鴛掘摩的所以殺人，是他不能觀察惡因緣，而執惡因緣爲真，順惡因緣而行，以致造下了殺人的惡業，幸有佛陀住世，要方便度脫於他。

（上接第18頁「章太炎先生之唯識思想初探」）

法界，或稱涅槃」。他認爲圓成實自性就是如來藏，是圓滿成就、真實無妄的本體。根據三性各自的性質和特點，章先生提出了歸敬圓成實性，隨順依他起性，排遣偏計所執性的總原則，把圓成實自性這個常、樂、我、淨作爲人們嚮往和追求的目標。

莊子意言「自取」唯是心量。但是，章先生說：以現量比量觀察物質，此中現量不能觸受，比量不能推度，惟是依於法執，認有物質」。可見物質即是「似義」的偏計所執，其性本空，所以「知萬物出乎無質」。《齊物論釋》質既是無，才有如幻的萬物現象，有色、有聲、有香、有味、有觸，這並是依他起性，屬於幻有。這正如莊子所說：「無有一無有」之義，說明了事物現象，一一推求，人們所計執的常一主宰自在的實我，終不可得，畢竟都無，唯有緣起幻有的依他起性。《老子》也說：「天下萬物生于有，有生于無。」章先生對此認爲：初語隨法我執，所以說萬物生于本質，次語破法我執，所以說本質生于無。他進一步解釋說：「無者云何？即偏計所執自性，此性本無，無則不生，而言生于無者，欲以無之能生，證明有之爲幻，所謂正言若反者矣」。文中論及的「無」是指事物本無，即偏計所執，其性本空，而不說心量本無，正契唯識勝義。所以証見心造，其物自空，就是「唯識無義」的道理，也是三性的必然歸趣。因而，他說：「如果依他偏計等義，本是莊生所有，但無其名，故知言無有者，亦指斥偏計所執自性也」。《齊物論釋》此言頗爲中肯。的確，縱觀《齊物》全篇，先說喪我，終明物化，意在破執，泯絕彼此，排遣是非，這並是空其二取，剔除偏計所執妄法。莊周之主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於我爲一」，就是關於人、物二者平等觀的學說，此符唯識義理，「人物等觀」，就是由二空所顯的諸法真實性相，爲唯識正行，屬依他與圓成所攝。總之，諸法性相，喪我爲真，這是佛、莊二家思想的共同真實意趣，也是章先生注釋《齊物論》的用心所在。

（完）